



夜的斷面 · 南子詩集





值的断面

南子



錄目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夏池畔
飛與潛
夜的斷面
名字
火種
太陰下
傘下
初航
探珠人
向日葵
十一行之落葉
水手·棄婦
虹的聯想
蝴蝶劫
水手
樹的解剖
苦旱季的詩情
秋之蒞臨
蛾與燈
朵雲
十八歲
運動會
水手
落葉



53 52 51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39 37 36 35 34 33 31 30 29 28 27 25

後記
裂碎的蝸壳
變形火
太陽下
情瘦
在同憶的射程內
苦旱季的詩情
冰雕的塑像
蝶與捕蝶人
傳奇
流行性感冒
成長後
這一代
星期天
貓瞳
臥姿・坐姿
歲月
賣花人
屬於男孩子的
逃亡
蜻蜓
眺
無量劫
在澳洲



葉落

我願深深埋葬在自己的痛苦裡
並不是有失去或被遺忘的悲哀
假如說人生該獲得些什麼
那我只掇拾陽光與一籃寂寞

朶花縱使燦爛也不爲我嫣然
天雲縱使悠芊也難令我回眸
只有那嘩嘩笑語的木林仍伴我
鍍一個日午的淡淡陽光

如今，我將扯金黃的帆遠航
在晚風的聲聲叮嚀中
唉，生前，我僅隸屬於你
死後，也要把生命的營養
滋潤你枝梢的嫣紅

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



手 水

我並不是命運號的船長
只是一個曾被感情拍賣的流浪漢
命運早就註定要跟風浪決鬥
於是也就看慣水平綫與甲板的單調構圖

平凡之際遇總易使生命長鏽
可惜甲板上沒有泥土可種花
船長總愛拿單筒鏡作某種姿式瞭望
欺騙我們說遙遠的那陸那島有廉價的愛情

未知加未知仍是生命方程的絕對答案
浪濤與鹽腥就等於全部人生哲學
死亡的黑騎士在四周交換覬覦的眼色
我們來自陸地却要永恆的歸向海洋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運動會

跳高者

不服膺於牛頓的發現
你是一枚永不墮地的蘋果
生命的定義原是永恆的昇華
你靜憤怒的瞳炯視命運的桿綫

力的凝集，腿的驟發
你狂嘶雷嘩如一奔馬
騁到竿前輕盈的躍起
低掠過竿頂如一俯翔的鷹

於是乃有無數讚嘆的掌聲升起
如遲起風暴的喧囂

百米選手

發揚夸父的精神
你原是新的追日手
無視於距離的遠遙
它將降於你年青的飛奔

你是一團掀起的颶
一股滾蕩激動的力
你知否那無數的驚嘆號
如萬花繽紛加冕於你

用你最後的衝刺力
越過命運灰色的封鎖綫

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



歲八十

愛打從少女面前走過
且吹嘹亮口哨的年齡
總幻想自己是拉長翎尾的琴鳥
平凡的軀壳奔流高傲的血液

感情的野馬總不受制於理智的羈繩
常以可笑的年齡作觸角揣探世界
豪飲且涵醉於自畫的夢幻
爲一幕華麗的憧憬悠然飛騁

啊，在這生命之樹的第十八迴年輪裡
年齡的小白馬揚着四蹄迎着歲月遠去
滴落的蹄聲敲响寂寞
迎迓着昇起的朝陽昂首踢蹄長嘶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



雲 朵

踩奇異步履藍眼瞳的異鄉人哪
我愛飄泊若張小陽傘的蒲公英
鼓金風乘銀浪的航海者哪

我來自孕委娜斯的愛琴海上

自莊周逍遙遊啓航的大鵬鳥哪

我亦扶搖在七層虹帶之上

愛打扮的五陵少年

火魯魯女郎哪

我愛亂擲愛情的紅綃

在黃昏的帷幕上

可不是一彈一個窟窿的棉絮哪

我不是來自拾穗滴汗的土地上

我哪

只是一朵小小的

不戀棧的失去座標的雲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日

燈 與 蛾

人們欣羨我
我欣羨你
你是否有更高的期企？

人們欣羨我
因我翹翼的划動
璀璨若一團燄火的流動

我欣羨你
你是地上的恆星
你以不寐的眸光
終夜守候黑暗

我是一蛾
我滿足生命單純的需渴
你是一燈
你為更高更美的理想揮灑生命

夜夜，我自窗櫺外凝視你
你以璀璨的光華招引我
使我羞愧如朶花悄然合瓣

唉，沐浴我吧
以我愛的流瓊
以你燄舌淨化我的雙翼
縱令我如一煙之永逝

一葉之萎悴
我亦欲棲息在你熱情的蕾瓣間
若修女永恆的皈依
在晚禱悠悠的鐘聲裡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臨蒞之秋

晶瑩的紫葡萄加晃眉睫
無法投遞落拓

投郵寂寞

曾長廊一次小小獨立

沉默在憂悵裡。憂悵

無法沉澱在時間的齒輪齒輪之間

是兩座以光量距的銀河系

始於默契，止於默契

無法讀懂人面獅妖的謎

在南回歸線

季候風已打回轉的旌旗

船長下令回航

捧着夏日遺落的薔薇

消瘦的小黃菊空對酒壺

嘆息：

陶潛，你在那裡？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日

情詩的季旱苦

不是后羿

自沒有神力扯烏號神弓

第十輪日乃如一光之刺蝟

豎銀閃閃光之刺針

欲令我如一古希臘石塑的全盲

謀殺我於他光燄熾熱的日午

縱令我睜守候的眼

作向日葵般的期待

雲總是一個不肯駐足的少女

她總愛撩着裙裾自窗櫺悠悠而過

而雨移跚跚的蓮步是遲出的新聞

不是披鱗的族類

自不隸屬海洋

然亦望青空伸展纖纖素手

彈奏淨淙的樂章

我們方趾圓顙的族類

怎懼於煉獄的囂張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

析剖的樹

亭亭的，我撐綠翡翠的華傘
覆蓋大地以十萬幢的清蔭
恆向上，擎痠孿的指恆向上
向上，至獵戶彎弓射天狼處
至仙后座

至混沌渦旋的星雲
是如許負心？

我揚棄地球的留戀
我是巨人族中巨人的巨人

舒展，我舒展千萬的葉片
以稚嫩綠色
欲挽留金色的陽光
擴拓，我以愛的根鬚
鷹抓土壤
悄悄地揣探地球的心臟

是侏羅紀的遺老
山林軒昂的貴族
在年輪的同心圓裡
鐫銘有冥古的辛酸
在走完了所有的季節
我細緻的木質
將是那家冬夜爐火殘凋的灰燼？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

手 水

讓翠色的島陸映現於你的瞭望鏡
堅毅的神光氾濫自你灰瞳
船長，緊握你閃銀亮華輝的水手刀
在這浪如山高的海上

那管巨浪在船舷擊掌軒昂高歌
天風在帆葉呼嘯，自來自去
堅冰在繩纜冷冷凝集
死亡的陰影隨黃昏撤落
我們的船仍毅然撲向未知的蒼茫

我們是海洋永恆癡迷的戀人
永迷惑海玫瑰無色的芬芳
我們是海上含希望蓓蕾的百合
航向有蜜與流乳之地的開拓者
我們是驚破雲陣的第一隻鷗鳥
怎懼於風雨的驟悍與猖狂？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蝴蝶劫

我是多情的蝴蝶
常爲花朵艷麗的芳芬而憔悴

莫問明日，明日的災難
不是智者所能解答

莫問曩昔，我將曩昔的醜陋
遺落，殘留於樹梢的繭壳裡

歲月，史芬克獅謎題的歲月
鐘鼎文的歲月

歲月是釘在十字架上的天使
我之存在，沙特不懂

夢蝶的漆園吏亦不懂
李耳呢？

李耳是函谷關外的移民
他更不懂

在時間與空間垂直的座標上

於花蕊的子房應照六合
禪憩着，伸展左右羽翼

饕餮氧氣的禪憩着
歲月的列車轟隆遠去

寂寞襲來，以貓步
無人讀懂我臉頰的寂寞

寂寞是蝌蚪文
寂寞是深奧的古典

我是痴情的蝴蝶
我有不被發現的苦楚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



想聯的虹

紅橙黃綠青藍紫
揉令調色版羞怯的色澤
在感情的帷幕塗染淒迷

捉不住少女一瓣聖潔的微笑
害軟軟的思念在雨季的臂彎
我是愛綻開於雨後初霽長天的
曇華一朵

化生命的潛能爲一次嘩然的展現
蕩七層的圓裙呈一弧的微露

攤無可奈何的手勢看我隱失
你是否聽到花朵凋零的微响？

紅，橙黃綠青藍紫呢？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



婦棄・手水

娘兒們

我們把春天典押給海洋
妳們把春天典押給誰呢？

歲月出賣妳們

歲月使我胸前長滿虬毛
薔薇不開在妳的臉上
薔薇開在少女的臉上

妳的裙再也不能構成眩暈的圓
別哭泣，娘兒們

我們從大西洋來
那裡的風浪好鹹

妳的淚水不能鹹死我們

且讓我以粗壯的臂量你的腰
且讓酒吧昏黑的燈光
以河流的姿式淹沒我

購買你廉價的愛情

我們忘了船長的囑咐：
「女人是沒有特效藥的癌症。」

娘兒們，且笑一個笑吧
今夜，在同一輪月光下
塑妳的影，塑我的影
在同一株樹蔭下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

葉落之行一十

（這一片落葉，像所有的落葉
落在蕭瑟的季節。）

生前我僅隸屬於一株樹
正像一個戀人僅能隸屬於另一個戀人
一樣的隸屬於一株樹

我早就願悄悄的隱失
假如不是爲了一株樹
我早就告別了陽光，告別了葉綠素
而悄悄的頹廢。當泥土以重量逼壓我
當你翻閱厚厚的季節之書找不到我
因悄悄離開樹梢的那一片落葉就是我

一九六四年五月九日



葵 日 向

無法超越你纖纖之手的捕捉
我的淚珠很鹹，投影很重

我願把臉永朝東方
以不可企及的茫然
觸及你燦亮的華彩

你在雲之上，虹之上
屬於潛意識茫然的域外
晨晨，你以纖纖之手
摀熄了滿天的星光
推開夜的帷幃而來

你來，有清甜的鳥唱如簫滴垂落
一天的雲朵旋開簇簇的薔薇
但全將隱失在你閃亮的輝煌裡

靜佇於肅穆修院的長廊
我願披滿臉的清淚迓迎你
我晶瑩的淚滴，映你燦爛的光輝
也是一盞小型的太陽

羨碘的昇華，我有庸拙的羞怯
羨山的寧寂，我有過多的激情
自傲自我臉上隱失
歆羨在我瞳孔滋長

莫讓我的思慕氧化，憂傷還原
你是阿拉發，你是俄梅戛
我願進入青空化為行星一顆
以橢圓的軌跡奔馳向你

一九六四年六月九日

人 珠 採

採珠人來自陸地，去向海洋
他的髮梢黏有鹽的晶顆，歲月的寒霜
他雙目如炬
能窺穿千尋碧波下水族的奧祕
他心中盪漾海的深情，海的寂寞
一如他的瞳孔
染有海洋無窮的湛藍

他把歲月寫在浪花的千指萬指間
一如詩人把名字遺失在水上
他不懂季節如何嬗遞
不懂夏季過後
千葉為何如是憔悴
不懂菊為何仍穿七層的裙裾而來
他覺得時光很容易流失
明日後日就藏在下一張曆葉裡
他的寂寞屬於昨日，今日也是
他採集的珠顆來自淚滴
來自眼眸所孕育的淚滴
他蛙撲入水，魚游於珊瑚間
以虔誠的心企求一顆永恆的晶瑩

一九六四年

航 初

黑夜拽着晨光的索鏈鐘瑯的步出牢房
東方的林野燦開七彩嬌美的薔薇一朵
彼岸的幸福向遠方的客人招手
揚我們心靈的三桅帆去應和鷗鳥之歌

凌晨的藍海是一排華美的琴鍵
將我們的熱情彈出清脆的浪聲
驚懼的銀鱗躍出海面畫一弧綫墮下
濺出瑰璨的鑽粒裝飾在藍色的樂廳

蘊太多的能量在一句吟嘯的長嘯
我們是航向新大陸的五月花號
打着青春的旗語向遠方傳播訊息
越過了這個浪頭就是新的伊甸

一九六四年



下 傘

風雨飄搖，道路都泥濘啦
就這樣把手藏在我的手裡吧
就這樣躡過小徑？

且撐我們的小傘
讓它綻開，顫曳
像一葉池塘的枯荷

就這樣躡過小徑
在那年的雨季
那天的雨中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



下 陰 太

浪濤湧起

輕輕地朗誦我的寂寞

月光從天上走下

伸手撫慰我玲瓏的身軀

七海的水族，齊集跟前

昂首齊聽

我以一支歲月的短笛

奏出悠悠的悠悠的心曲

（音符的屍體們緩緩地緩緩地溶解在月光裡）

端坐危岩

脚下萬頃汪洋吐納着沉默

任風蛇舞我髮鬢

仰首靜觀

夜空以萬噸鉛藍藍我

流星雨若松風羣在髮梢奔馳營巢

一九六五年



種 火

投火種於你的黑水晶

我原是燃燈的人

雨季的足踝使你髮梢潮濕

瞻仰你甜美的面龐

看一顆星自你髮際升起又沉落

盈握你冰冰葉般小手

自掌紋窺視星辰運行的奧義

而來生哪，在輪迴的六道中

你我將是兩隻飄走的蛺蝶

抑或仍企立你藤蔓糾葛的窗前

看你盈盈淺淺的醉渦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字 名

你的名字：

一朵昇起的金黃意象

叮叮然兩個音節

敲在夢中，在蠶食的心葉上

在池塘的青琉璃

以蜻蜓的足

驕驕然，啄木鳥啄破年輪

你的名字啄在我第廿一圈年輪

叮叮然，伐木者的斧斤

叮叮然，水的登音

哲人在聽

把名字寫在流不盡的流雲上

枚枚木葉搖小小綠綠旗

俯身向我，齊聲吶喊

叮叮然，叮叮然的兩個音節

一九六七年一月

面斷的夜

華美之夜，夜以一千葉金屬片
敲出滿天的星光
都市的巨獸
睜一萬隻燈光的複眼瞻視大地
摩天樓矗立在摩天樓的陰影裡
青空被分割
人迷失在報漲的潮聲中

夜已成熟，星星逐漸死去
帶來陽光的計聞
許多靈魂暫時告別肉體
肉體告別文明
慾在成熟，摘落在床第之間

那個少女，將貞潔典押給銀幣的皇面
那人在仰游，以蛇之姿
時計在報告歷史
一粒麥子死去
十個月後，有人收穫地糧

天堂的門在落門，我在傾聽
一顆流星悲憤地自焚
蟋蟀獨自拉他的三弦
送葬的燭列移動
明日，明日有人撥拾紅色的珠顆

夜被解剖

夜的斷面，有淒厲的風聲蟲聲
創口在癒合，血在凝集
陽光以絹色的雲，拭抹污痕

一九六七年五月

潛 與 飛

凡有翅的，都飛。
凡有鱗的，全潛。

飛，逍遙十萬里
翼若垂天之雲
向廣寒，大熊與小熊
黃道十二宮
至我運命寄宿的星宿

潛，向燃燒的珊瑚叢
擬蜻蜓的足
穿過全溫層
穿過環形的輻射帶
到達，到達冷冷熄滅
熄滅冷冷的環形火山口
沒有風暴的風暴洋
沒有綠葉覆蓋的塵泥

潛，將受千鈞的重壓
在那冰冰水晶琉璃界裡
海藻伸縮彎的指
羣魚發出轟然的笑聲
且仿效殉情的人魚
化為海上淺淺的泡沫

飛，向逼炙的熱源
以光的全速
像一支尾部曳紅的箭
向穹蒼碧落處

凡有翅的，都飛。
凡有鱗的，全潛。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夏 池 畔

假如我能預讀季節之書
我將不翻到那葉秋
讓千盞紅燄

在我瞳中展開成風景
且陪你走完整個季節

而你

是否滿攝盛夏的繁茂
以笑靨迎我

抑或，依然憔悴

披瀝亂的髮絲

抑或，守孤寂的夏日
爲自己作苦楚的詮釋

而我，將不穿芒鞋

而我，雲遊的脚步

將被疾黎刺痛心

且化涓涓的血爲杜鵑

而我，滿鎮思慕

似一片給早秋摘落的枯葉

將遺囑寫在你田田錢錢的青葉上

寫在你被季節褶疊的扇面

一九六七年八月

洲 澳 在

夏忠懷

在澳洲，尤其是冬天
袋鼠們有沒有學企鵝們
堆很多卵圓石求愛？

然後，去滑雪，用長長的後腿
母袋鼠的袋裡袋著小袋鼠
小袋鼠的袋裡

有沒有袋著更小的袋鼠？

在夏天，沒有為什麼就很熱
沒有為什麼就沒有風的夏天
你有沒有去採葡萄，採蘋果

然後去釀成熟的愛情
唔，酸酸甜甜苦苦辣辣的愛情
唔，愛情就是這種味道
唔，愛情

然後，去滑水

讓鹹風把解剖刀都弄鏽啦
在東海岸，在南太平洋
浪花總是小小的

（不知為什麼總是小小的）
然後，騎在海豚背上
看鯨魚噴一叢水花

然後，到紐西蘭

看毛利族表演

飛去來器。飛來飛去的

飛去來器。挺好玩的

飛去來器。

那個有鬍鬚的外國教授

（外國教授是不是都有鬍鬚的
你說呀你說，我依你）

要你們解剖

解剖那個車禍死去的澳洲人

你有沒有把他切成很多小塊

然後郵寄到新加坡

然後欺騙我們說

這是頂新鮮的澳洲火腿

囉，就是那個味道有點怪怪的

令人想嘔吐的火腿

還有，在宿舍，那些妞兒們

你有沒有用東方少年的眼光

去攷証，攷証很多奇異的春天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無量劫

注涓涓的流霞於我雙目

你的裙裾滾上虹霓七色的體香

時正花季

衆花呈現繁美的諸貌

我僅顯示一滴微弱的蒼翠

狂飈季

我的背影溶入一陣風沙

自千瓣花裡尋訪失去的微笑

無量劫後

優曇華在盛展與萎悴中輪迴

我的坐姿是一株濃得化不開的綠樹

也將覺得每朵微笑都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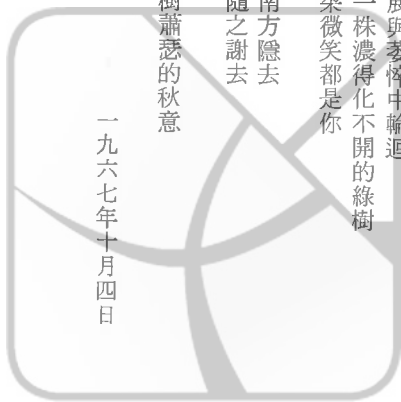
你的背影自南方隱去

千花千葉亦隨之謝去

伸展十指

挽留不住滿樹蕭瑟的秋意

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



眺

遠山之外是青色的遠山
之外是紫色的
之外是小女孩，在市區
河的那岸
喊我，喊我名字的兩個音節
噙噙然的兩個音節
以磁性的聲音

他穿不穿那襲橙色的彩裙？
伏不伏案，寫回我的長信？
梳不梳短髮？
爲歲月抽長的短髮
哭不哭泣？
像十二月的雨，在假期
哭得很潮濕不？
四周的典籍
以冷冷的眼瞪我
說我是饕餮的獸
我的心在冰河期
（冰河在我的脊骨蜿蜒）

長天外碟形的銀河在渦旋
島宇宙在後退

問衆星

衆星答我，以森森沉默

問風

風以纖纖之手摘落一片枯葉予我

問雲

雲遂凝足，遂落下

在頰邊滙爲淺淺溪流

一九六七年

蜓 蜻

是痴戀湖沼
還是森暗陸地
或者，兩者，都是
若需抉擇
涸於水中，如泳者
則我該向那邊的岸？

生命，該燃燒
燃燒如芙蕖
火夏季成燄海
還是該潛沉
潛沉如暗濕苔綠
浸上石垣

若將我的細胞割裂
自遺傳的基因窺我
為何我不隸屬冰雕的季節

我是愛紋身的少年
恆將第二季的圖騰
很透明的紋於雙翼
常用複眼
釘死滿岸驚悸的目光
且分析他們
從定性到定量

一九六七年

亡 逃

少女的日子是花串成的
恆屬於情人心跳的約會
不信，可問那個小女孩

我們恆是沒有約會
恆是沒有雙唇暖曖的情人
恆將許多光陰發酵
釀時日成一杯苦鹵

我們恆愛登高
恆愛在圖書館最頂層
看大地裸露她的胴體
以遠山的曲綫
誘我

恆愛用彎彎的地平綫
量我們愛情的距離
小女孩恆在距離之外
唯恐溺斃在淺淺的憂悵
乃在數字與方程式之間
作一次小型的逃亡

一九六七年

的子女男於屬

或者所謂雨季
只不過氣候潮濕些吧了
不去划船？（野渡無人舟自橫）
不讓團圓的圓月團圓
不去踏青？（草色入簾青）
讓青青黛色在你腿下
讓苔蘚爬上
書的天靈蓋一天又如何？

或者所謂愛情
也許是圖騰式的迷信
也許是一種沒有特效葯的感冒
想及那些治癒的細菌
總覺得治癒不治癒都一樣

或者所謂自己的戀人
原也是別個男孩的
或者也曾經全學過
也曾咬着姆指地害羞
在第一次邂逅
想及媽媽也曾小女孩過
也曾是爸爸的小情人過
他們沒有爲這種迷信
一點也不仁慈地咯紅紅的血

或者所謂失戀
不過是一種自欺的小病
在溫度計的臂彎裡
不盪手的發燒
或許是一陣小小的嘔吐
恨紙花不萌芽，也不凋謝

或者所謂約會
原也不過使心跳加快

醫生們總不了解
動脈栓塞非全由脂肪

或者所謂失眠
只因午睡太多

想及那年中秋，不知爲什麼

竟會自己一個人，看看天上的月餅

吃吃手中的月亮

吃吃手中的月亮，看看天上的月餅

或者所謂男孩子

也沒有什麼可驕傲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人花賣

賣花人來自花的王國
她的籃裡藏有很多春天
玫瑰、牡丹以及一朵夏日復甦的荷菱
都是王國內的貴婦
隸屬堂燕的典雅
她們的蕾瓣葉籽都吮浸陽光的金液汁
她們開放一種莫可奈何的成熟

蛙鼓齊鳴

霧的白沫騰滾十里

賣花人的喊聲隱入深弄，走入霧中

薔薇的的笑壓依然

魚肚的青空扭亮太陽燈

嵐烟升起

碧落依然伸展雙臂

小巷的小門隔拒溫暖

賣花女瘦伶伶的叫聲滴落每一石階

怯怯的晨晨的細聲像冬日落花

就這樣每一秒像一個世紀

偏斜樹蔭漸漸顯現

遠處風景林的鳥啾聲落如瀑布

賣花人的雙頰飄落早霞

她的美麗醞容令我雙睫猶疑

當我孤然蝶醒的時分

我僅是一株古典的小草

我的鬚根鷹抓土壤

非常東方，非常拙苦的茁長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月 歲

我把昨天留給身後的黑暗。我高舉雙手，推開滿額的朝霧，俯身向地，對一塊頑石耳語。然後，踏着聖者遺下的袍影遠去。

那隻蛻繭的蝴蝶，蹣跚進入我的書室，舞踊。在透明的氛圍裡，他搗撲着艷美的雙翼，畫了許多疑間的渦旋，然後殉情在一朵綻開的燭燄裡。

他是一隻咀嚼歲月的怪獸，他潔淨的長袍染滿殷紅的血污，一地都是秒分時的斷肢殘骸。他以扁闊的嘴喃喃自語：「時光的確是不錯的，它略帶一點腥味，一絲苦澀，但麻木的舌蕾是難以察覺，何況又加有一些調味粉呢！」

陽光伸着七隻手從窗口越入，帶着刀鋸斧鑿，在我額際雕滿歲月，以我的面影塑成石膏模形，帶到市場去販賣。我清晰地聽到有人在牆腳嚶嚶哭泣，回頭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影子。

從夢中醒來，發現自己竟是一株水仙。我的葉脈生長着、交纏着、盤結着、蜿蜒着矛盾。我的根深深地盤殖入忘憂的水中。那個哭泣的少女奔來，以一滴一滴一滴圓亮的淚珠，裝飾在我下垂的葉尖。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姿坐・姿臥

1

右脅而臥，在這樹與那樹之間
讓我再一次爲你頂禮吧，佛陀
隨着你的法輪的運轉
你將永爲每方寸心田
撒落菩提林的種子

感情以蜿蜒的七蛇之姿
分食肉體

三毒之火，以燄舌煉我
痴妄執着，以繽紛誘我
唯你弘音如露

展示我以一片清涼之蔭
且作菩提形

涅槃之後，你紺青色的瞳仁
仍以慈光普照娑婆世界
從此端西去過十億佛土
仍嗅你袈影的馨香
音韻的鏗响如磬

2

結趺疊坐，讓我禪悟
我的雙燈已不滿充自了漢的迷茫
佛陀哦，唯你的法如花雨
讓芳馨沐浴每顆愚駭的心靈
且不管來時的路，去時的路
以及空山的鳥啼，那人的名字

千萬劫後，我已非我
優曇華將開幾次？
恆河呢？依然潺潺否？
而菩提樹下，有人描我的坐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瞳 猫

泗泳向你
向你的長尾，你的尖腮啊尖腮
你的短髭，你的背脊的弧形
我的瞳燃着火花，燃着太陽
四射的日冕，日冕的憤怒
焚你

視你，瞅你
扮鬼臉嘲弄你
把冰冷嫁給你
伸爪搬你、搜你、擒你
噬你

獅踞、虎撲，我將哭出水份的霧
補釘在雙足的軟肉上
以不驚動銀針跌落的輕盈
去，去，向你的巢穴去去

你的影子帶刃
踩我的雙瞳傷得太殘忍
際此免疫的年輪
我怎能不以施鴿的大勇
抗拒歲月嘩然的嘲笑

一九六七年最後一天

星期 天

星期天

連上帝也要刮鬚

也要呵欠也要午寐的

星期天

小女孩揚着花裙子

笑像白天的花貓般說

星期天是七日輪迴的曇花

我們將寂寞捏成一團皺紙

然後用一毛錢在公共電話亭

訂購一個約會

約會紋身在眼波與高腳杯及柔唇

同叮叮的銀幣上

（吾人沒有很多銀幣

來鑄愛神的銅像）

我們將編很多蝴蝶結

在髮辮上

以修長的手套

使少男醉在我們深深的眼色

豪飲且酒醉在叮叮的碰杯聲中

再用酒瓶炸傷

每一隻潰逃的寂寞

我們總不能讓青春釀成一股霉味

當我們成為老太婆時

連一點金色的回憶都缺如

只有蠢蠢的男孩子不應有星期天

頭腦四方滿是方程式的

也不應有星期天

那些蠢瓜把星期天當壘球拋擲

那些蠢瓜不懂星期天是一篇傳奇

那些蠢瓜

圖書館的落地長窗

囚禁我們的星期天

暮色四合

合在五層樓高的圖書館

（更上一層樓）

我們的寂寞比樓更高

想及那些該死的講義

那些可敬教授

休休休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這一代

陽光很苦悶的照着午後的墓園
林鳥煩鬱的啄啄着斑駁的樹蔭
這裡，是生命的始點還是終站
每輛驛車都要卸下脈搏跳動的聲音
要期待的都不能再期待了
那人的名字還鐫鏤在碑銘
那人已經不在了

這是書的最後一頁，再翻過去
再翻過去就是一片混沌
血巷中，紅色的薔薇不再叢開
那是一團原始的蛋白
某些酵素
一隻涸泳的魚
在沉黑的殿宇
宇宙的膨脹
生命的謎
時間雕塑着完成
昔日承担的苦楚
乃是未來的光榮
雖然現在是負荷
那人要循着前人的脚印涉過
還是要飲風的血，浪的胆汁
另闢新的風貌

成長的
你不能抑壓他的成長
成熟的
你不能倒撥時鐘
每一類型的果實
從夏天開始
都在走向盈滿
在演奏的最高潮
每一根琴弦和絲竹



都發揮莫大的潛能
既然你要樹梢嫣紅
你不能不供給營養
既然他已成熟
你不能不讓他懂得生命的蘊義
既然你已食了那片瓜瓢
你不能不幫忙傳播黑色的籽粒
叫新的一代都萌芽起來
當舊的一代都沉萎下去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後長成

晨起，風衣不衣霧的衣襖
穿梭在我們迷亂的髮末間
草，那些綠色的表弟們
參差着雙臂，油過眉睫
我們的肺葉，鯨吞着
很涼薄荷的空氣

我們的腿

重複着機械的律動

我嘶喊的唇

將日日掃擊太陽的金鼓面
我願風化為一粒茹苦的砂石

亮麗的火

不可還原的結晶

僅餘的一枚銀幣
也不能贖罪

今晨

我們不屬猥褻床第的故事

昨夜的人床

有一陣陣小小的震動

近似獸類的喘息

水份的需渴

待陽光的金手指

撕裂一夜的夢魘

我們就把短髮

在風中招成一面旗

歲月不能回歸

我們不能永是屬於媽媽的

永遠不會長大的孩子

當鬚髭劇烈爭執以後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流行性感

性感流行性感
這年代，傷風、咳嗽
本應排擠出早報的新聞
我們屬於敲打樂器
電吉打、掃擊鼓
不講貞操的貨幣

有月光的晚上
你不能苛求
每個女孩都講貞節
愛與慾

鑄在一枚銀幣的兩面
不懂按日服藥的花樹
仍然連生貴子
幽暗的地帶
情人的動作
雙人床的迷惑
不讀孔孟的野性
聖賢面具後的聖賢
朝生暮死的流言
迷亂的情懷
教皇禁諭的風波
我們就是屬於這樣的年代

在吸墨紙與塑膠的年輪
夢幻迷失成碎片
不可抑止的悲愴
感染或不被感染的細菌
誰能是不崩的城垣，在這年代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

奇 傳

傳奇，毛毛告訴艾艾的
在荒墳，森沉的藍綠
七月的星光下
榴槤花百無聊賴的季節
上課鐘與下課鐘爭執的瞬間

據說，有隻薄倖的蝴蝶
（就僅僅有這麼一隻蝴蝶）
用黏帶早露的雙翼
慰訪每朵惺忪的花蕊
懷念遠在月球的半程外
距風騷的射程很遠
只一句廉價的謊言
就可訂購整季的幸福

可憐，那些花蕊們
是以相信霜雪
會凌辱她們的孱弱
雨季後的成熟
是不能兌現的宣言
與其將子房的甜蜜生霉
不如獻予過境的蜜蜂

於是，二〇〇〇年
在南極，子午綫蜎集的頂點
冰雪堆砌的小屋中
毛毛用烘煖的麵包
沾着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殘餘的蜜汁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人蝶捕與蝶

牠用明媚點燃草原的綠色
划着雙槳，在島嶼間作安全的探步
牠以觸鬚觸及無骨的陽光
些微也不能廉價搶購的陽光
牠全身滿佈花粉的辛辣
在隱密的斑點圖案間
有不是知性所能猜射的謎題

他覺得牠是一團未能熄滅的怒焰
永遠燃燒在風景裡
他竟想張絲織的小網
把牠自整個空間隔絕
他裸着雙足逆着風向飛馳
迎迓而來的氣流提攜冷冷的濕氣
牠無以抗拒命運的逼近
牠繽紛抖落雙翼的鱗粉
一種空白的掙扎，訣別
降伏在麻醉劑的小瓶中
尖細的大頭釘把牠標本在紙盒中
牠感到死亡是純粹美麗的過程
雙翼箕張，牠似已嗅到草野的清芳
但這種感覺是很飄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像塑的雕冰

那個少年不愛聽雨不愛看虹
且在浙瀝的雨夜
都要唸他的名字：

你是不可撫觸的空氣
你是那植物，植在或人心中

所有的淚滴

原是水與鹽份構成

要來的，必來

就像一朵花

展開它的豐滿

在蒼翠的枝梢

回顧身後，是深淵

是無渡的茫海

無有舟子，我不是舟子

回顧身前

身前是一堆狂颺

每當烏雲狂草的長空

我是一枝嫩綠的幼稚

沒有扛鼎的大勇

沒有魄力，火化自己

成一撮飛揚的灰

不能不羨慕

那些翎羽，那些鵲橋

屢屢瞻望天宇

星河無渡

天上是否一如人間

有衆多的不完滿

在孔雀不開屏的下午

石榴不裂嘴的季節

下課鐘鳴後

你爲何竟是一尊冰雕的塑像



一九六八年

情詩的季旱苦

若千年不雨
所有的龍介，皆已焚化
所有的桑田，皆成瀚海
（瀚海是另一種形式的煉獄
在人間。）所有的眼睛

皆盪漾空濛的睥光
睥光內是枯落的靈魂
崩逝的形體

睥光外燃燒熾熱的火球
火球在天際

用各種波長不同的光線
編織成一道火網

我們不是拜火的族類
但也合十

只因要祈求一滴甘露
甘露是高利貸者錢囊中的寶物
需要用死滅來典押

且不能回贖。倘若有雨
你無需瞭悟：

那些雲層，如何從高遠天際
擊出叮噹，在鋒板屋脊

如何潤濕已萎的葉綠
如何滾落薔薇頰，自眼睥

所有的意念
恆指着一個方向

這方向是水源的方向

這方向是沙棗綠蔭的方向
而今夜，自疏落的星光下

數星光的鬚芒

領悟出夜很邏輯

在星圖上，那種恆古未換的位置
一如千年前所展示的

一如你深沉的睥光
是鳩飲不盡的醇醪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

內程射的憶回在

已經不再是背書包的年齒
在成人的面具後

友誼是貶值的貨幣

我窺見死亡的冷臉

生之意念是一對蟲蝕的子葉

小女孩呀，小小的女孩

你的劉海有沒有留下昨日

你是勝利的膺品

所有的醜顏都被時間遺棄

誰是待放驗的冬青

誰是不靈的頑石

記憶的山

在剝泥機的鋼齒下消失

湖和樹，水汪汪和英挺

書本和筆記，皆為塵封

那些圓卵石的小徑

長凳上的落日

翻飛的玄燕，飼魚的麵包

都隨黃昏黯淡，雲飛雲散

一九六九年四月九日

瘦情

那女孩的臉色冷得像大理石
一段被擊折生機的斷柯
她是斷線的紙鳶，一端
在空盪的天上
這一端，我握的這一端
是沒有牽引力量的線

走完長長的廊道

四年後，已是玄衣和方帽

我吞噬那些果實

自裁自種自食的果實

你來的日子，毫無生機

我笑得像冰，冰得像北極

你掩袖而去，情景突變

我發現自己已成長

多葉，且繁茂

立於風中

我的衣衫波浪

我在樊籠外，你於其中

我是遠揚的翼

你已枯萎

你的青春在傳記裡

回憶在昨天

一九六九年五月六日

下 陽 太

這些日子屬於太陽
就算有陰影

也是光的另一種形式

向它，是葉面整齊的排列

以原始的方式，攝取食物

把簡單的化為繁複

供養自己，也供養所有

有腿的，有翅膀的

向它，是一雙翅膀

不是臘黏的

不再畏懼你的光、熱

是渾然一體，天生的

向上，再向上

終於成為一黑點

成為不存在的空無

所有的汗珠

播種在我的額上

成熟在顏面

摘落，從泥土伸出一雙手

它們不是媽媽的奶汁

但它滋潤，滋潤一粒粗糙

從它，你知曉，知曉存在

存在是一種單純生命的延續

全屬肉體

那樣堅實

可以發出金屬的鏘鏘

什麼是靈

像一個符號

純是哲學的運作

在玉雕的塔尖

遠離大地，遠離所有

會呼吸的，會走的

在銀河系的邊陲
我們放牧自己

在一枚懸空的梨上
沒有臍帶

你的誕生，純粹是一種需要
從一團高熾的火海中

分裂、渾沌、旋轉、冷卻
冷卻如智者的大腦

而摺皺，摺皺亦如大腦
我們的遠祖

開始是一囊蛋白
一變形的阿米巴

在不能自我安排的蛻變下
形成一文化了的獸

所有的意念奔馳如馬燈
靜止如湖

我們切盼回歸
回歸應在的位置

一種屬人，非神、非獸的家
在陽光下，陽光之下

一九六九年八月

火 形 變

那火，甲烷的火
低分子量碳化合物的火
頑皮的火
初始深紅，繼而嫣紅
色澤轉淡，乃至高熾
慘淡的白熾
火舌高張

像千千萬萬指掌
拍，擊，掙，捏
用各種不全的形式
翻飛出一片掌影
跳躍，展示自我的存在
一種軒昂的
很男性的火

我的顏面黝黑
在高温的迫擊下
我乃沐浴，以涔涔的汗滴
我為何如此接近
接近一盞人造的小型太陽
我原是耐高温的稀土金屬
如今有溫柔的感覺
發現自己在緩緩熔解
如置于坩堝中的晶體
聽到鏘然崩潰的聲音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壳蝸的碎裂

月魄是一隻臥冰的天黿
將淋冷的湖面霧成細紗
兩岸的矮草叢
夜蟲的揚聲器
傾訴：

你是一隻碎壳的蝸牛
裸裡的屍首
如一灘濃黃的鼻涕
支離破碎的月光
也如鼻涕，黏稠稠在湖上

我的童年如月色，如今
腥臭如捐屍的魚羣
我們的官能——
一面洪荒的戰鼓
頻頻傳出盪耳欲聾的大浪
結晶的歲月
磨損在冷漠的攷驗裡
一旦成長
總難卸下沉重的包袱
那些重壓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

後記

處於這個劇烈變動的時代，一切舊有的法則，已不能桎梏每一顆謙沖博大的心靈。昔日被目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也許今日已被指証為謬誤。現時被一些大腦生鏽的人視為異端的邪說，在將來，歷史必會証實，它是正確無誤的。

整部人類文化史的完成，當然不能忽視群體的力量。但是幾個開放的頭腦，往往會為我們引入前所未有的境界。他們的每一步腳踪，就是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文學的領域內，需要不斷的創新，我們絕不能持着老祖宗遺下的菲薄田產，作一輩子的二世祖。以我們現今的年齡而言，有太多的世故，太少的朝氣，無異是一齣悲劇。作為一名詩作者，在創新的過程中，就算是被視為標新立異，也是一件莫可奈何的事。幸不論他目前的創作水平如何，至少，他應該心智真誠，為他的作品負全部的責任，而不是為了浪得虛名而從事創作。

在題材與技巧上，待我們墾拓的原始森林仍多。我們不能老是在別人滴汗開發出來的耕地上坐享其成。唯有每個作者具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為文壇製造出一季全新的氣候。眼前的毀譽，根本就無需加以重視，一旦你將眼光放寬放遠，你就會冷然瞭悟，時下的文壇雖然熱鬧，但將來名字能走進歷史的，恐怕也只是寥寥數人吧了。至於誰是被邀參與盛宴的寵兒，現在還是一則待解的謎題，誰也不敢妄加推測，只有讓時間作最後的裁奪。



五月出版社新書

牧 羚 奴 著
南 子 著
賀 蘭 寧 編
藁 藁 著
流 川 著

牧 羚 奴 小 說 集
夜 的 斷 面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
藁 藁 論 文 集
流 川 詩 集



作者：南子 438-C, block 35, pesiaran keliling, singapore, 13.

出版：五月出版社 39, jalan jambu ayer, singapore 21. tel: 662639

封面：賀蘭寧設計

印刷：萬國印務公司 31-35, choon guan street, singapore 2. tel: 79350 & 984793

定價：星幣一元六角

april 5, 1970. copyright reserved by the author.

